



著 斯 格 恩

命 革 的 國 德
與
命 革 反

版 出 在 書 年 新 東 山

著 斯 格 恩

命 革 的 國 德
命 革 反 與

版 出 處 書 業 新 東 山

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

著者 恩 格 斯

譯者 柯 柏 年 等

出版者 山東新華書店

一九四九年六月初版

〇〇〇〇一——一〇〇〇〇

本書係根據解放社
一九四九年版翻印

基本定價

人民幣0.3元

目 錄

一 革命爆發前的德國	三
二 普魯士邦	二〇
三 德國的其他各邦	三六
四 奧地利	四四
五 維也納暴動	五四
六 柏林暴動	六〇
七 佛蘭克府國民議會	六八
八 波蘭人、捷克人和日爾曼人	七六
九 大斯拉夫主義——希萊斯威格、荷爾	

斯坦的戰爭 (Schleswig-Holstein War) 八五

一〇 巴黎暴動——佛蘭克府議會 九二

一一 維也納暴動 九九

一二 維也納的攻擊——維也納的叛變 一〇九

一三 普魯士議會——國民議會 一二三

一四 秩序的恢復——議會和議院 一三一

一五 普魯士的勝利 一四〇

一六 國民議會與各邦政府 一四七

一七 暴動 一五四

一八 小商人 一六二

一九 暴動的終結 一七〇

二〇 最近的科倫審判共產黨案 一七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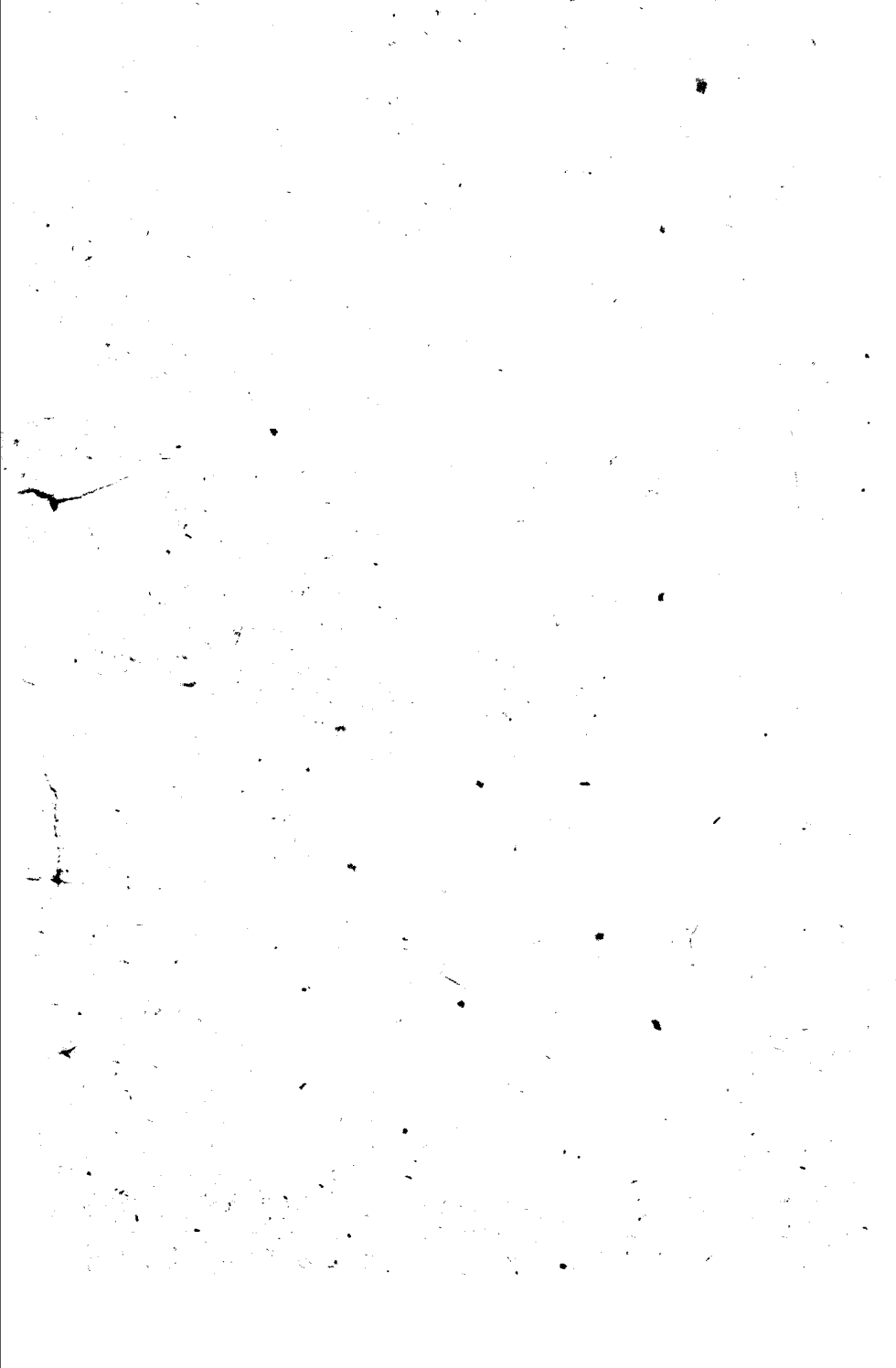
附 錄

△ 中央委員會致共產主義者聯盟的信……………一九一

共產主義同盟史……………二一三

馬克思與「新萊茵報」……………二四九

德國的革命與反革命



一 革命爆發前的德國。

本文於一八五一年十月二十五日發表於「紐約講壇報」

歐洲大陸革命劇的第一幕已經閉幕了。一八四八年大風暴以前的「過去的權力者」，又成爲「現在的權力者」了。曾有一時多少受人歡迎的統治者，如臨時執政，三頭政治的巨頭，狄克推多以及他們底尾巴如像代議士、民政委員、軍事委員、知事、法官、將軍、官佐、士兵等，都被驅逐到國外，或被「流放出洋」到英美兩國，在那兒組織有名無實的新政府，歐洲委員會，中央委員會，國民委員會，以堂哉皇哉的文告宣佈成立，那些文告之莊嚴堂皇，就像一切真正當權者的文告一樣。

比歐洲大陸的革命黨——或者毋寧說各革命黨——在全戰線上各個據點所遭受

的失敗更嚴重的失敗，是不能想像的。但這有什麼關係？爲了爭取社會的和政治的統治，英國中等階級不是經過了四十八年的、德國中等階級不是經過了四十年的空前的鬥爭麼？在復辟了的帝制自以爲比前此更加鞏固的那一瞬間，不就是中等階級勝利最密邇的時候麼？把革命歸咎於少數煽動者之惡意的那種迷信時代，是早已過去了。現在每個人都知道，凡有革命騷動的地方，必有一種社會要求爲背景，這種要求爲陳舊的制度所阻撓，不能得到滿足。這種要求也許還未被人民普遍地強烈地感覺到，足以保證立即得到勝利，但一切用暴力壓迫它的企圖，只有使它愈加有力，直到打破它底枷鎖爲止。所以，如果我們是被打敗了，我們就只有再從頭幹起。幸而在這運動第一幕已完、第二幕未開的中間，我們有一個也許很短的休息時間，可以做一件很緊要的工作：研究這次革命必然爆發和失敗的原因。這些原因我們不應在幾個領袖之偶然的努力、才幹、過失、錯誤或叛變中去尋找，而應求之於每個經過了革命騷動的國家之一般的社會狀況和生活條件。一八四八年二月和三月突起的革命運動，不是少數個人活動的結果，而是全國民底要求和需要之自發的不

能遏抑的表現（每個國家的許多階級，對於這種要求和需要都已很明確地感覺到，雖然在清楚認識方面有程度的不同），這是到處公認的事實。但當你詢問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時，你却到處聽到一種現成的回答：因為某甲或某乙『出賣』了人民。這種回答也許正確，也許錯誤，視具體情形而定，但在任何情形下，它都不能解釋半點東西——甚至連人民怎樣會讓自己這樣被人出賣也解釋不了。而且，如果一個政黨底全部政治資本，只在於認識某人不可靠這種孤單的事實，它底勝算該有多麼渺茫可憐呀！

還有一層，研究和說明革命爆發與被鎮壓下去的原因，從歷史的觀點上說，也有極重要的意義。一切瑣屑的個人的爭論和攻訐，一切互相矛盾的說法，說把革命之舟駛行於許多暗礁之間以致觸礁沉沒的乃是馬拉斯（Marrast）或賴德魯·羅霖（Ledru Rollin），或路易·布朗（Louis Blanc），或臨時政府其他的關員，或臨時政府全體；這對於英美讀者有什麼興趣和教訓呢？（英美讀者從距離太遠的地方觀察這種運動，以致不能辨別任何行動的詳情細節。）沒有一個神智清醒的人會

相信十一個人（他們大多數都是庸碌之才，既不能爲大善也不能作大惡）^①能在三個月之內，傾覆一個有三千六百萬人口的國家，除非這三千六百萬人辨認前途的能力與這十一個人同樣缺乏。但這三千六百萬人後來立刻被提醒要自己來決定走什麼路了（雖然，有些是在黯淡的微光中摸索），這是怎麼發生的呢？後來他們迷失了路，允許他們從前的領袖暫時又來領導他們，這又是怎麼發生的呢？問題就在這兒。

因此，如果我們要在『國民日報』讀者面前論述一八四八年德國革命所以必然發生以及它所以必然遭受一八四九年和一八五〇年之失敗的種種原因，我們並不算詳述那些事變在該國發生的全部歷史。將來的事變和後代的評判，會決定那一大堆亂雜的、似乎偶然的、不連貫不調和的事實中，那一部分應在世界史中佔一席之地。做這工作的時候尙未來到；我們現在只限於在可能範圍內加以論述。如果我們能找出根據確鑿事實的合理的原因來說明這運動的主要事變和重要推移，使我們對於下次——也許就在不遠的將來——革命爆發所將昭示於德國人民的方向能稍得端

倪，那我們也就滿足了。

第一，當革命爆發時，德國的社會狀況是怎樣呢？

在德國，爲一切政治組織之基礎的人民底各種階級的構成，比在任何別的国家都更爲複雜。在英國和法國，封建制度已經被集中在各大都市——尤其集中在首都——的強大而富庶的中等階級所完全摧毀了，或者至少也像在英國一樣，被縮減成了幾種無關重要的形式了，而德國的封建貴族，則仍然保有一大部分的他們底舊時代的特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度差不多到處盛行。封建領主甚至還保有審判佃戶權。他們雖然被剝奪了政治上的特權和對於各邦諸侯的控制權，但對於他們領地上的農民那種中世紀的統治權，却幾乎完全仍然在保有着。同時他們還保有免稅的特典。封建制度在有些地方比在另外一些地方要更爲繁榮，但它完全被摧毀了的地方，就只有萊茵河左岸而已。這種貴族在當時多極了，一部分也很富庶，被公認爲國內的頭等階級。他們担任政府的高級官吏，軍隊裏的軍官也差不多完全是他們充當。

德國資產階級遠不如英國或法國資產階級之富庶和集中。德國的舊式製造業因蒸汽機的採用和英國工業勢力之迅速的擴張而被摧毀了；在拿破倫的大陸封鎖政策之下從事進行在國內其他地方建立起來的較為近代化的製造業，既不足以補償舊式製造業的損失，也不能夠創造一種有強大作用的製造業利益，足以迫使各當地政府注意製造業的要求——這些政府都是嫉視一切非貴族的財富與權力之擴張的。如果法國在五十年代的革命和戰爭中使其絲織業大為繁榮，德國在同一時期却不過使其舊式的蘇織業完全失勢而已。而且，德國的工業區很少，又不集中；它們僻處內地，大半用外國的——荷蘭或比利時的海口作出入口的貿易，與黑海和波羅的海沿岸各大商港絕少或毫無共同的利益；最重要的是，它們不能創造像巴黎與里昂、倫敦與曼徹斯特那樣的大工商業中心。德國這種工業落後的原因很多，但只舉出兩個就儘够說明了：第一是地理上所處的地位不利，大西洋已成世界商業的要道，而德國則距大西洋頗遠；第二是從十六世紀到現在，德國不斷地捲入許多戰爭漩渦中，而這些戰爭又都在它底國土上交鋒。英國資產階級自一六八八年即已享有政治的統

治權，法國資產階級自一七八九年也已奪到了政權，但德國的中等階級，由於數量少，尤其是集中的數量少，沒有能夠獲得這種權力。可是，自從一八一五年以來，德國中等階級的財富在繼續增加着，而且隨着財富的增加，他們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也在繼續增加着。各邦政府雖不願意，却也不得不至少要向其較直接的物質利益低頭。我們甚至可以實在地說，自一八一五年至一八三〇年，自一八三二年至一八四〇年，各小邦在憲法中已經給與中等階級的政治勢力，又在上述兩個政治反動時期中被從他們手裏奪去的一點一滴，都被一種更切實的利益所補償了。中等階級每次政治上的失敗，總要跟隨着一次商業立法上的勝利。當然，一八一八年普魯士的保護稅則，一八三四年關稅同盟的締結^①，這對於德國商人和製造業者，比在某一小公國的議會中表示對於某些閣員不信任的那種不大可靠的權利要可貴得多，——他們在議會中的表決，只足使這些閣員們發笑而已。像這樣，隨着財富不斷的增多和商業不斷的擴張，資產階級不久就到達了這樣一個階段，感覺它底最重要的利益的發展，被國家的政治組織所阻遏：如像國家被三十六個王侯^②胡亂分裂，縱橫

掉闔，各具野心；封建枷鎖束縛着農業和與之有關的商業；無知而專橫的官僚統治把一切交易都置於它底嚴密監視之下。同時，關稅同盟的擴大與鞏固，蒸汽交通的普及，國內貿易的競爭之增長，使各邦各省的商業階級更密切地結合起來，它們底利益一致起來了，他們底力量也集中了。自然的結果是，他們全體都加入了自由主義反對派的營壘，德國中等階級第一次的奪取政權的嚴重鬥爭得到了勝利。這個轉變可以說是從一八四〇年開始^①，從普魯士資產階級取得了德國中產階級運動的領導時開始。我們以後將再說到這一八四〇到一八四七年的自由主義反對派的運動。德國人民大眾既不屬於貴族，也不屬於資產階級；在城市裏，他們是小商人階級和工人，在鄉村中是農民。

由於作爲一個階級的大資本家和製造業者底發展遭受了阻礙，德國的小商人階級十分衆多。在較大的城市中，它幾乎佔居民的大多數；在較小的城市中，由於沒有更富裕的競爭權勢者，它完全居支配地位。這一階級在一切現代國家和現代革命運動中，都居最重要地位，而在德國尤其重要，在最近德國各次鬥爭中，它一般地